

陈玉成的故事

潘益大 张广智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玉成的故事

潘益大 张广智

竺世明 插图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75 字数 58,000

1977年7月第1版 1977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R10171·714 定价: 0.22 元

目 录

在革命最初的年代里	1
参加革命	1
出色的童子兵	12
建都天京以后	19
迎着暴风雨成长	25
出征	25
一支反动的地主武装	28
坚守九江	31
顶逆流, 负重任	35
在逆流面前	35
挑起了革命重担	41
打破江北大营	44
“声西击东”	44
乌衣之战	48
攻占六合	51
三河大捷	55

决战前夕.....	55
瓮中捉鳖.....	59
再接再厉.....	64
第二次西征的前前后后	69
天京会议.....	69
“话暖穷人三冬心”.....	76
帝国主义分子的花招.....	81
安庆保卫战	86
“誓与安庆共存亡”.....	86
困难吓不倒英雄汉.....	91
豪气贯长虹	97
不幸中计.....	97
坚贞如玉.....	101
怒斥胜保.....	106
英勇就义.....	109

在革命最初的年代里

参加革命

这是一八五一年夏天的一个深夜，广西藤县大黎里新旺村正遭到罕见的暴风雨的袭击。

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狂风呼啸着掠过田野、村庄、山峰，暴雨犹如决堤的江水倾泻在大地上。突然，一道枝形的闪电从南向北划破沉沉黑夜，紧接着，一声震耳欲聋的霹雳在半空炸开，仿佛要把这黑暗的世界整个劈碎似的。

就在这风雨交加的黑夜，一个头戴斗笠、身背布包的人，正迎着风雨急匆匆向新旺村走来。那人来到村口那棵高大的木棉树下，停住脚步侧耳细听了一会，然后果断地向北走去，越过一座小桥，折进了一条小巷。在离小巷尽头还有几十步路的地方，又停了下来，朝前面地主庄园高大的黑漆大门警觉地察看。平时总是洞开的大门今天紧闭着，里面隐隐约约传来弦歌声。那人鄙夷地唾了一口唾沫，紧了紧身上的背包，猛然侧身

穿进了另一条小巷，然后转了几个弯，来到地主庄园的后门，在一堵破残的围墙下站住了。只见那人蹲下身去，摸起一块石头朝里扔去；毫无动静；再扔一块，仍然毫无动静！这才四周望一望，两手一撑，双脚一抬，“刷”的一声进了院子。

院子里漆黑一片，只有东南角上一座低矮的茅棚里还有一丝灯火。那人轻轻穿过院子，来到茅棚前，从破残的纸窗向里望去，只见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正就着昏暗的油灯在缝补衣衫。于是就来到门前，“笃，笃，笃”敲了三下。

“谁？”屋里传来了少年惊觉的问话声。

“我，丕娃仔，快开门！”那人兴奋地答道。

门开了。

“阿叔，你回来了！”少年激动地拉住那人的手。

这丕娃仔，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陈玉成。他原名丕成，参加太平军后，因英勇顽强，坚贞如玉，天王洪秀全给他改名“玉成”。这个在暴风雨之夜长途跋涉而来的人，正是他的叔父陈承镛。陈玉成从小失去父母，依靠叔父抚养，叔侄俩在新旺村出名的大地主林师轲家里做长工。

叔侄俩坐定下来，陈玉成便问：“阿叔，你怎么一去就八、九个月没有音讯，见到洪先生了？”陈承镛目光闪



闪地说：“见到了！”

“洪先生怎么说？”陈玉成问。

“洪先生说，现在清朝政府黑暗腐败。那些地主、豪绅、贪官、污吏，都是大大小小的阎罗妖，清朝皇帝就是罪大恶极的阎罗王。多少年来，这些人不种田、不做工，吃着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住着亭台楼阁。他们作威作福，把我们老百姓踩在脚底下……”

陈承谔话未说完，陈玉成已激动地站了起来，忍不住地说：“洪先生说得真对！”

原来，他们叔侄俩早在一年多前就参加了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接受了洪秀全的革命思想。一年多来，经过秘密活动，他们已在藤县地区发展了一百多个

会员。一八五〇年七月，洪秀全向各地会众发布团营命令后，同年冬天，陈承镛就亲自赶到太平天国革命的策源地——紫荆山麓的金田村去向洪秀全汇报情况。由于起义的准备工作十分繁重，陈承镛就被留了下来。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洪秀全在金田村庄严宣告：太平天国成立了！从此，反抗清朝政府的农民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不久，陈承镛随起义队伍一路攻城夺地，胜利东进。这年九月，洪秀全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决定兵分两路，攻占当时广西重镇永安（今广西省蒙山县），陈承镛就是跟随太平军来到藤县大黎里新旺村的。

陈承镛接着说：“大部队马上就要来了，我们要在新旺村征集粮草，扩充兵力。我是提前回村来做准备工作的。”

陈玉成急切地问：“阿叔，这下我可以见到洪先生了吧？”

“当然可以见到啦！”陈承镛说：“洪先生虽说是个读书人，可他目光远大，对我们穷人的苦处一清二楚。洪先生对我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天下男子都是兄弟，天下女子都是姐妹。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世界！”

“洪先生真了不起，句句说到了我们心里。阿叔，那我怎么办？”陈玉成瞪大双眼，显得十分激动。

“我们村现在有几个弟兄？”陈承镛问。

陈玉成回答说：“原来八个，你走后我又联络了七个，共十五个。”

“好。”陈承镛说，“大军很快就要到来，明天起，你分头悄悄通知大家，做好出发准备。”

“嗯。”陈玉成庄重地点点头。

陈承镛又说：“娃仔，这可是件大事，千万要谨慎小心，切不可走漏了风声！”

“嗯。”陈玉成又严肃地点点头，浓眉一挑，说：“阿叔，明天林师轲要我们到西山口修孔庙，有好几个弟兄在，我可以乘机讲明情况。”

“好，只是要防备林师轲的狗腿子。”陈承镛顿了顿又说，“另外，我回来的事，除弟兄们外，不要对任何人说。”

“知道了。阿叔，你这就走？”陈玉成问。

“附近还有几个村的弟兄，要赶紧通知一下。”说完，陈承镛拿起斗笠。陈玉成抢先一步轻轻打开了门，风雨中传来了前面林师轲吆五喝六的酗酒猜拳声。

“这帮寄生虫！”陈承镛狠狠地骂了一句，大步出了门，对陈玉成说：

“我走了，三天以后再回来。”

陈承镛越过破墙，在风雨中消失了。

这时，风雨中又传来了林师轲一伙“哈哈”的狂笑声。陈玉成厌恶地“哼”了一声，紧握拳头，愤恨地说：

“林师轲，看你还能笑多久！”

第二天。

天放晴了，一夜暴风雨把南国大地洗刷得干干净净，空气格外清新。

天蒙蒙亮，陈玉成就来到院子里。他仰望长空，白云飞驰，雄鹰展翅，想起昨晚同阿叔的谈话，兴奋异常，便使劲地练起拳来。自从他秘密参加拜上帝会后，每天清晨起来练武功已成了一种习惯。晨光中，只见他时而双拳前冲，时而单掌下劈，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和朝气。

陈玉成练功完毕，和长工们来到西山口的孔庙前。

这座孔庙已经门破窗坏，梁裂柱斜，摇摇欲坠。

陈玉成从小学过木工，林师轲就叫他专修门窗。离陈玉成不远，有一个年纪比他大几岁的青年在泥墙。

陈玉成拿起一根木档刨了几下，看看林师轲派来的狗腿子走开了，便对那个泥墙的青年叫了一声：

“以娃仔，过来！”

以娃仔回过头来，这是一张白皙的长脸，和陈玉成粗壮的方脸在一起，显得很协调。

陈玉成说：“告诉你，我阿叔昨晚从洪先生那儿回来了，洪先生就要带大军打过来了！”

以娃仔看看陈玉成，沉默不语。

陈玉成又说：“这下我们可以亲眼见到洪先生了。洪先生说，要杀尽天下阎罗妖，林师轲他们活不长了！你说，这该有多好！”

以娃仔仍然沉默不语。

陈玉成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继续说：“把林师轲这帮大大小小的阎罗妖杀光，建立一个太平世界，我们就再也不过这种猪狗不如的苦日子了！以娃仔，你赶紧准备一下，大军一到，我们就跟洪先生走。”

以娃仔一愣，还是没有答腔。

“你怎么啦？”陈玉成奇怪了。

以娃仔这才眨了眨那双疑虑不定的小眼睛，吐出一句话：“孔老夫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我走了，我爹妈怎么办？我……”

陈玉成不满地皱起了眉头，正要开口，林师轲的狗腿子摇着皮鞭走过来了。谈话就此结束，两人各干各的。

这个白脸小眼的以娃仔，不是别人，就是后来太平

天国的可耻叛徒李秀成，他原名李以文，同陈玉成是邻居。陈玉成虽然几次动员他参加太平军，但他贪生怕死，始终摇摆不定。直到太平军大队人马打到新旺村，他眼看大势已定，才勉强加入了太平军。后来到了——一八六四年七月，天京失守，李秀成当了清军的俘虏。在敌人面前，他低声下气表示忏悔，乞求活命，在囚笼中写了几万字的自白书，成了遗臭万年的叛徒。

再说陈玉成，利用干活的机会，又秘密通知了几个弟兄。他们态度都很坚决，一致表示尽快作好准备，迎接太平军的到来，陈玉成心里很高兴。

时近中午，骄阳象一盆烈火烤灼着修庙的长工们，他们又热又饿，一个个唇焦舌燥，扔下工具陆续聚集到树荫下休息。

突然，一个正在顶上铺瓦的老长工，眼一花，腿一软，仰面摔了下来。陈玉成和长工们呼叫着奔过去，只见老长工脸色蜡黄，豆大的汗珠一颗颗往下掉，后脑勺上的伤口，不断地向外流血。陈玉成含着热泪，端来一碗凉水，一口一口地喂着老长工，好久好久，老长工才慢慢苏醒过来。

看到这情景，长工们都愤怒地议论起来：

“林师爷真是条老毒蛇，我们的血都给他吸干了！”

“这大热天，修他妈的屁孔庙，老子放把火烧了

它!”

“总有一天，叫他神气不了!”

.....

长工们正说着，林师爷的狗腿子林二手撑大黑伞，走了过来。他见长工们围着不干活，便挥舞着手杖破口大骂：

“该死的家伙！吃了饭不干活，都不想活命了！啊？”

长工们握紧拳头，怒视着林二。

“快给我修庙！”林二见长工们不动，又声嘶力竭地叫了起来。他见陈玉成还在给老长工喂水，就挥起手杖打去。碗被砸碎了，陈玉成的手臂上顿时爆起一道血印。

陈玉成猛地跳了起来，冲着林二骂道：

“你睁着眼睛看不见？人都快死了，还干什么活！”

“这小杂种，你想造反吗？”林二又抡起手杖朝陈玉成劈头打去。

陈玉成一把夺过手杖，“咔”一声折成两段，怒吼着：

“对！你逼得我们无路可走，今天就反了！”

“快给我打！”林二气得直跺脚。

十几个打手挥着鞭子、棍子一拥而上，把长工们驱开，团团围住陈玉成毒打。陈玉成英勇反抗，打倒了儿

个打手，但终因年幼力小，加上又饿又累，被打昏了过去。

长工们愤怒已极，纷纷拿起手边的工具，朝林二冲去。林二见犯了众怒，赶紧往后退，不料被石头一绊，摔倒在地上。林二连忙爬起来，边骂边往村里逃。

长工们扶起陈玉成，呼唤着：

“丕娃仔！丕娃仔！醒醒！”

陈玉成猛地挺起身来，朝远远逃去的林二狠狠地骂了一句，又倒了下去。

两天后的一个深夜，按照预定的时间，陈承镛越过破墙，又来到了陈玉成的茅棚里。他痛惜地抚摸着陈玉成的伤痕，咬着牙说：

“丕娃仔，报仇的日子到了！太平军明天就到。我们天亮就到西山口浔江边去接应。”

“可不能饶了林师爷这老狗！”陈玉成指着身上的伤痕说。

“对，决不饶他！现在，我们分头去通知大家，然后……”陈承镛弯下身去，就着陈玉成的耳朵轻轻说了几句。

陈玉成听完，兴奋地说：“好！”接着从门后拿出一把锋利的板斧。两人会意地互相看了一眼，然后分头

走了出去……。

陈承镛摸到地主家的后院。片刻，马房里烈火熊熊。

“失火了，马房失火了！”林二喊叫着，乱成一团。

林师轲从睡梦中惊醒，赤着脚从房里逃了出来。这时，陈玉成从暗处一跃而出，大喝一声：

“林师轲，尝尝长工的斧头！”

只听得“啊！”的一声，林师轲死猪似地倒在血泊之中……

陈承镛从马厩里牵来一匹马，对陈玉成说：

“丕娃仔，快！”

叔侄俩跳上白马，在火光的映照下，冲破黑暗，朝浔江奔驰而去。

在西山口，叔侄俩又一把火烧掉了刚刚修好的孔庙。火光映红了陈玉成激动的脸，他擦了擦汗水，痛快地笑了……

东方鱼肚白，一条大江横在前面。浔江边人欢马叫。

在陈承镛叔侄俩的向导下，太平军浩浩荡荡进了新旺村。

广大贫苦农民喜笑颜开，开门迎接亲人。在陈玉成的带动下，年青人纷纷报名参加太平军，有些人还主动烧毁自己的茅房草屋，表示革命到底的决心。

经过短时间的休整，大军又迅速向永安进发。陈玉成被编入了童子兵，他头包红巾，手执长矛，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一八五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太平军占领了永安城。

五天以后，天王洪秀全来到永安。永安城内外，人山人海，欢声雷动。在人群中，陈玉成仰望着崇敬已久的天王，想到过去的苦难，想到即将面临的战斗，不禁热泪盈眶，激动万分……

出色的童子兵

一八五二年秋天，陈玉成跟随太平军来到了武昌城下。

经过一年多的战火考验，年仅十五岁的陈玉成已经开始成熟起来。在行军途中，他从老战士那里知道，武昌是湖北省的首府，它凭借长江天险，西可威胁四川，东可进逼南京，是当时清政府的重要堡垒。他也听说，武昌人民长期遭受清朝政府的剥削压迫，渴望太平军早日到来，因此陈玉成暗暗下定决心，在攻打武昌城的战斗中，争取立功。

太平军围攻武昌的消息，使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急忙从各地调兵遣将，加强防守；同时在湖

南赶办团练，加紧训练地主武装，妄图阻止太平军的前进。武昌城里的清军，更是胆战心惊，他们一面用金钱给士兵打气，一面拆毁民房，强迫武昌人民构筑工事，妄图负隅顽抗。

革命与反革命两军对垒，都决心在武昌城下决一死战，形势十分紧张。

一天深夜，同往常一样，陈玉成带着一小队童子兵在江边巡逻。

突然，夜空中出现了一点黄色的火光，摇晃了几下，又突然消失。陈玉成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在营地里会出现这样的信号？

第二天早晨，陈玉成在细细琢磨这件事的时候，一

